

杂记

荆芥的味道

刘庆邦

初夏的一天,我坐在菜园边的一棵杏树下看菜园。年轻时在我们老家,我曾参与过看瓜、看秋,也看过菜园。不管看什么,我都负有一份保卫的责任,防止夜行人偷生产队的东西。而我现在看菜园呢,变成了欣赏的态度,是休闲,看着玩儿。我看见了,菜园里的不少蔬菜都在开花。黄瓜开黄花,辣椒开白花,茄子开紫花。有一对翅膀上带黑色斑纹的白蝴蝶,翩翩地在各种菜花上面飞舞,像是把每朵花都数一遍。可它们数呀,数呀,老也数不完。越是数不完,它们数得越来越来劲,乐此不疲的样子。花眼看花,看着看着,我觉得蝴蝶仿佛也变成了两朵花,是会飞的花。

只有荆芥还没开花。这里是一处建在北京郊区的文化创意园。文创园的建园模式是一园加三园,其他三园分别是花园、果园,还有菜园。花园里的花多是春花,如牡丹、芍药等。它们开时很盛大,也很鲜艳,但花期很快就过去了。果园里的果子多是杏子和桃子等夏果,夏季一过,果子就没有了。唯有菜园里的多种蔬菜,就像其中的两畦韭菜一样,发了一茬又一茬,从初夏到初冬都绿鲜鲜的。

我最喜欢的蔬菜是荆芥,说我对荆芥情有独钟也可以。

有布谷鸟在园区上空飞来飞去,发出催促人们割麦的叫声。在布谷鸟嘹亮的叫声中,我似乎闻到了麦子成熟的毛茸茸的香气。艳阳高照,菜园里已经有些发热。因我坐在杏树下的树荫里,不仅感觉不到热,小风阵阵吹来,反而感到清爽、惬意。我还是起身走出凉荫,到种有荆芥的菜畦边,去看阳光下的荆芥。菜园里种有三畦荆芥,荆芥有些稠密,整个儿看去,不见植株,只见整块的绿,洒水不漏的样子。大概因为荆芥稠密的缘故,所有荆芥都在争相往上生长,以争取更多的阳光和空间,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叶片。这是新发的第一茬荆芥,每一个叶片都厚墩墩的,绿莹莹的,在阳光下闪烁着翡翠一样的光彩。荆芥还不到开花的时候,直到初秋,荆芥才

会开花。荆芥开出的是一串串白色的、细碎的花朵。我并不盼着看荆芥的花朵,我更爱看的是荆芥的绿叶。每次看见荆芥的绿叶,我的记忆就会被唤起。也就是说,我看荆芥,也是看自己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豫东大平原,从我刚会吃饭的时候开始,每年夏天都能吃到荆芥。生荆芥可以用盐调着吃,可以用蒜汁拌黄瓜吃,也可以下到汤面条锅里煮熟吃。荆芥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那种味道可以用口舌尝出来,但很难说清。好像它的味道生来就是用来尝的,而不是用来说的。如果硬要说的话,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像薄荷,入口有丝丝凉意。但它的凉却不似薄荷那么明显、那么刺激。荆芥的凉,是一种温和的凉,恰到好处的凉。听母亲说过,蝎子害怕荆芥,从来不敢落在荆芥上。我注意观察了一下,还真是呢,蝎子可以在别的蔬菜上爬来爬去,无所顾忌,可一遇到荆芥,它们便如临大敌似的,赶紧飞走了。这表明荆芥是一种有独特味道的菜,也是一种健康的菜,吃了对身体有好处。

我十九岁那年到煤矿工作,从豫东来到了豫西,从平原来到了山区。在矿区生活了八九年,我不记得自己吃过荆芥,好像一次都没吃过。从豫东到豫西,距离并不是很远,四五百里路而已。可平原上种荆芥,山里人却不种荆芥,也不吃荆芥。每到夏季,我都会想到荆芥,想得几乎口舌生津。然而,好像山里产煤,我们那里不产煤;我们那里种荆芥,山里人不种荆芥,让人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二十七岁那年,我从河南调到了北京,越走越远,就更吃不到荆芥了。

有一年,母亲来北京帮我们看孩子,说家常话时我说到,在北京吃不到荆芥。母亲有心,我随便说一句闲话,老人家就记在了心里,再来北京时,就带来了荆芥的种子。母亲说,她要在北京种一下荆芥试试。我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屋,家里一寸土地都没有,母亲在哪里种荆芥呢?母亲的办法,是把一只废弃的搪瓷洗脸盆利用

起来,在里面盛进多半盆土,放在东边的阳台上,在盆子里种荆芥。在母亲的悉心照看下,几天之后,荆芥还真的发了芽,长了叶,很快便嫩绿盈盆。荆芥还是那个荆芥,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我终于又吃到了荆芥。

在盆子里种荆芥总是有限的。有一次,我跟老家的朋友说起母亲在盆子里种荆芥的事,那个朋友趁着到北京出差,竟给我带来一大塑料兜子还带着根须和露水的新鲜荆芥,恐怕七八斤都不止。那两三天,我把荆芥的叶子掐下来,又是凉拌,又是烧汤,又是煎荆芥面糊饼,又是用荆芥炒鸡蛋,吃得连三赶四,总算一点儿都没有浪费。

我在菜畦边蹲下身子,掐了一片荆芥的叶子,用手指捻了一下。我一捻,荆芥叶子里的汁液浸出来,就把我的指头染绿了。我放在鼻前闻了闻,一股清香的荆芥味扑鼻而来。行了,荆芥可以吃了。我晒得头上微微出了汗,又到杏树下的藤椅上坐着去了。我记起来,有一次我到新疆石河子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竟在建设兵团招待所的餐厅里吃到了荆芥。我有些惊讶,问服务员:这里怎么有荆芥?服务员告诉我,因为河南人把荆芥种子带到了新疆,所以新疆就有了荆芥,这没什么奇怪的。是的,到北京三十多年后,我在菜市场的一个摊位上也看到了荆芥。看到荆芥,我眼睛一亮说:呀,荆芥!卖菜的中年妇女说:是荆芥,买一把吧?我说一定要买。荆芥用塑料绳扎成一把一把,论把卖,一把三块钱。我听说中年妇女是河南口音,跟她交谈了几句。交谈中得知,她所在的县和我老家的县是邻县,我们是老乡。老乡说,她租住在北京的郊区,荆芥是她自家种的,种得多,吃不完,就拿到菜市场卖一些。她还说,她是以荆芥找老乡,凡是买荆芥的都是老乡,她已经找到了好几个老乡。我跟她开玩笑说:这样一来,荆芥不是成了老乡接头的暗号吗?老乡笑了,说:不管暗号不暗号吧,反正人不认人,荆芥认人,凡是小时候吃过荆芥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后来再去菜

市场买菜,那卖菜的中年妇女一眼就认出了我,说:老乡,有荆芥。

文创园的园主更是我的老乡,我们的老家不仅在一个县,还在一个乡。他所在的村庄房营,和我所在的村庄刘楼,相距不过四五里路。文创园开办以来,他不仅留出一块地作菜园,还特意安排,菜园里一定要种荆芥。别的什么菜种不种他不管,只有荆芥必不可少。如此一来,在整个夏季,我只要到文创园为我设的写作室写作,每次都可以吃到荆芥。这表明荆芥很皮实,生长能力很强,对地域、土地没什么挑剔,在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蓬勃生长。

据传,荆芥是从波斯传到我国的,荆芥也叫假苏、姜芥、樟脑草等,我国的栽培历史已超过两千年。荆芥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荆芥既是一种风味独特的蔬菜,还是一种中药材。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里记载,荆芥有“散风热、清头目、利咽喉、消疮肿”的作用。李时珍的文字可真讲究,您看他所使用的动词,一个都不重复。

身旁“啪嗒”一声,我扭头一看,是一颗成熟的杏子掉落在旁边的草地上。这棵根深叶茂的杏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白的杏子,以至硕果累累,压弯了枝头。风很小,树上的杏子不是被风吹落的,是自己掉落的,是真正的“杏熟蒂落”。绿毯一样的草地上,落下的大白杏已经不少。草地是暗色,白杏是明色,明暗对比,像是一幅油画。园区里住有一些专事岩彩画的画家,我想他们应该就地取材,把草地上的白杏画下来。成熟的杏子是诱人的,我起身随手捡了几颗刚刚落在草地上的杏子,到浇菜用的水龙头那里冲了冲,就掰开吃起来。成熟的杏子又甜又沙又香,真是好吃极了!

吃完杏子,日近中午。我掐了一把荆芥,还摘了两根带有黄花儿的嫩黄瓜,上楼准备和妻子一块儿做午饭。

(转自2024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摄影/诗歌



西湖小荷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请把人世间的喧嚣和烦恼
统统沉入水底好了
请把灵魂的绽放托举成天上的
云朵与霞蔚
我们在水面安详地
栖息
去供奉莲的每一朵笑容

再静一些 最好
让蕊的纤足划破暮色的微澜
星光下
你分明就是一首又一首
彻夜未眠的诗

诗歌

除夕(外一首)

王伟

父母精心
烹饪了一桌好饭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感受幸福和温暖

陈酿的美酒
把祝福斟满杯盏
举杯的欢笑
烘托出亲人们
团圆快乐的情感

璀璨的烟花
点燃漆黑的夜晚
欢快的爆竹
把喜庆的气氛渲染
节目纷呈的春晚
传递着美好的祝愿

春联

热闹喜庆的春节
绽放开生动的春联
以传统的书写方式
呈现吉祥 寄托期盼

世代相传的春联
古老而新鲜
饱蕴着祈福的墨香
抒发着美好的祝愿

辞旧迎新的春联
记录过往 描绘明天
一副副春联
是寄往春天的请柬

今年这场雪(组诗)

卞彬

今年这场雪
在天气预报里掐了几天之后
终于鸟一样
如期飞了出来

今年这场雪
展开大风和寒冷
这双硕大的翅膀
在天空翱翔
这让昨天还处于
春天温暖中的人们
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

今年这场雪
沿着城市和村庄
几乎飞了一夜
它停下来的时候
世界是如此安静

今年这场雪
留在人们眼里的是
洁白
留在人们心里的
却是干净

雪后乡村的早晨

昨夜的雪
不知何时已经停止
被雪蒙点的村庄
如素雅的诗
一片祥和

几声狗吠
撬开了乡村的宁静
不时有人走出家门
走向村外
雪地上便留下了
一行行深深浅浅的
标点符号

缕缕炊烟
开始在村庄上空
自由书写
一些孩子们在雪上嬉戏
他们把欢笑
扔得到处都是
就连枝头的鸟儿
忍不住都要过来
偷看一下

田野里白茫茫一片
雪下的麦苗此刻正在酣睡
寒冷封不住
它们成长的梦
远处一轮太阳缓缓升起
金色的光芒
灌满了乡村的角角落落

雪后乡村的早晨
是一首美丽的诗歌
韵脚都压在了
昨夜的雪花里

“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

——鲁迅藏《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赏析

张娟



梅斐尔德木刻作品。



周口市博物馆展出的《愿乞画家新意匠——鲁迅与版画展》中有一本书《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是德国现代版画家卡尔·梅斐尔德(Carl Meffert)为苏联作家卓拉特珂夫(1883年~1958年)的小说《士敏土》(士敏土,“水泥”的音译)作的插图。该书是鲁迅编印的第一本外国美术专集,采用中式线装本,封面用磁青纸,开本阔大。该书由鲁迅编辑并作序,1931年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该书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完好。

鲁迅在1930年9月27日作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中介绍梅斐尔德及其作品:“关于梅斐尔德的事情,我知道得极少。仅听说他在德国是一个最革命的门徒”和“今年才二十七岁,而消磨在牢狱里的光阴倒有八年。他最爱刻印含有革命底内容的版画的连作,我所见过的有《汉堡》《抚育的门徒》和《你的姊妹》,但都还隐约可以看见悲愤的心情,惟这《士敏土》之图,则因为背景不同,却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1935年,鲁迅在致刘岷的信中还说:“我还有七幅连续画,名《你的姊妹》,前年展览过。他的刻法,据 Kollwitz 所批评,说是很有才气,但恐为才气所害,这意思大约是说他太任意,离开了写实,我看这话是很对的。不过气魄竟大,所以那七幅,将来我还想翻印。”

《士敏土》是苏联作家卓拉特珂夫于1925年创作的一部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的长篇小说,以阶级敌人的破坏、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新型两性关系的认识和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颠覆等内容为整体框架。1929年11月,董绍明、蔡咏裳夫妇据1929年出版的《士敏土》英译本将其转译成中文,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此书一出版,译者就将书送给了鲁迅。1932年7月,该书由鲁迅译序并校订修

订再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鲁迅还将梅斐尔德的十幅版画作了译本的插图,并增加了“图序”,鲁迅为此书的校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董绍明回忆,鲁迅先生“一买到梅斐尔德的木刻图,便由柔石兄拿给我们看。呵!那时柔石兄两手捧图,大家相视而笑的情景,一切如在昨日”。鲁迅对《士敏土》评价颇高,他在“图序”中说:“小说《士敏土》为卓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士敏土》一书,鲁迅还曾购藏过德文版《Zement》,1927年由柏林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

鲁迅最初看到梅斐尔德的版画作品是在1930年,据鲁迅日记记载:1930年7月21日,“收诗荃所寄 Carl Meffert 刻《Deine Schwester》五枚,共七十五马克(合七十元)”。《Deine Schwester》,德文,翻译为《你的姊妹》,木刻连环画。又1930年9月12日,“收诗荃所寄 Carl Meffert

作《Zement》木刻插图十枚,直一百五十马克(合一百四十一元三角),上海税关取税六元三角”。鲁迅得到徐诗荃从德国寄来的梅斐尔德的木刻后,十分喜爱,立刻将两套画分别编成画集准备出版。1930年9月27日,鲁迅作序,介绍了梅斐尔德作的十幅木刻插图:“这十幅木刻,表现工业的从毁灭中而复生。由散漫而有组织,因组织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见人类心理的顺遂的变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顾及两种社会底要素之在相克的斗争——意识的纠葛的形象。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写实地显示心境,绘画本难于文章,而刻者生长德国,所历的环境也和作者不同的缘故罢。”与此同时,鲁迅也将梅斐尔德的木刻连环画《你的姊妹》编好,并设计了封面。在书的扉页上手书小引:“这女人是你的姊妹,她有一个私生的孩子而且没有工作,以后来摆布的有我们的社会:秩序。”后此书未

出版,这部书稿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1930年12月27日,鲁迅“付商务印书馆印《士敏土》插画二百”。1931年2月2日,“是日印《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二百五十部成,中国宣纸玻璃版,计百九十一元二角”,书正式出版。

1931年11月,鲁迅还著文《三闲书屋校印书籍》,专门介绍这本书:“德国有名的青年木刻家卡尔·梅斐尔德曾作图画十幅,气象雄伟,旧艺术家无人可以比方。现据输入中国之唯一的原版印本,复制玻璃版,用中国夹层宣纸,影印二百五十部,大至尺余,神彩不爽。出版以后,已仅存百部,而几乎尽是德日两国人所购,中国读者只二十余人。出版者极希望中国也从速购置,售完决不再版,而定价低廉,较原版画便宜至一百倍也。图十幅,序目两页,中国式装,实价大洋一元五角。”这本书在中国售得并不好,大都被德国人和日本人所购。鲁迅出版此书的主要目的还是介绍新兴版画。1933年鲁迅作《论翻印木刻》一文,说明了翻印木刻的原因是“虽然只对于智识者,我以为介绍了麦绥莱勒的作品也还是不够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无字的,总得翻印好几种,才可以窥见现代外国连环图画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画,也较易真实,有益于观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了,学外国文学可看原书,学西洋画却总看不到原画”。他还说,“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铅版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铅版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侵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版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版,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并提倡“大家都来制造‘精印本’”。



鲁迅的版画世界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